



詩語背後

塘朗山記遊

拔地凌空一道樑 秋來煙雨伴斜陽
 遙看碧水飛橋渡 避日高天大雁翔
 但得陰深蟬語急 不辭徑遠老茶香
 問君登頂憑憑意 朗朗乾坤映海塘

江 鄰

這座山為什麼叫塘朗山，「塘朗」二字作何解？我問過朋友，查過度娘，終究不得要領。比較靠譜的解釋：塘朗是嶺南方言，「塘」指一片靜止或緩流的水域，「朗」原為「蔭」，指靠近水域的平緩高地，塘朗即水邊高地。

所以，塘朗山並不高，主峰海拔431米，即使在沿海低山丘陵地帶也是不起眼的。但它地處中心城區，一道綠色山樑，在南山、龍華、福田三區交界處，從一片海灣湖泊和街道樓群中拔地而起，便有了木秀於林、鶴立雞群的感覺。

塘朗山有多條路徑。我們選擇了從龍珠門進山，沿登山步道，經百尺天梯，直達山頂。一路上忙着打聽腳下的石階，難以分心周遊景色，只覺綠蔭森森，鳥語花香不絕。待得登頂，孤峰聳峙，四周景致撲面而來，嘆為觀止。塘朗頂上有一亭，名極目閣。由此觀景，東西南北各有生動之處，山、水、城融為一體。

以城而論，鳥瞰福田、南山、寶安、龍華、龍崗、羅湖各區，新樓舊宇高低錯落，車水馬龍遊弋其間；深圳大學城、留仙洞戰略性新興產業總部基地、深圳灣高新技術產業園、後海總部基地盡收眼底；遠處是蛇口前海片區和寶安、羅湖中心區，以及香港的流浮山、天水圍、落馬洲等地。

就山而言，目之所及除了腳下的塘朗諸峰，近有梅林山、陽台山、筆架山、大南山，遠有雞公山、梧桐山，還隱約可見香港的青山、大帽山、八仙嶺，千峰爭翠，綿延起伏。

當然，塘朗山最值得稱道的，還是環繞四周的水景。東臨梅林水庫，北依長嶺低水庫、西瀝水庫、鐵崗水庫，西望珠江口，南及深圳灣。盈盈碧波萬頃，繚繞水煙一色，潑染出無盡的浪漫。

深圳為了建設面向世界的生態家園，啟動山海連城計劃，打造「一脊一帶十八廊」城市生態骨架。「一脊」指貫穿深圳東西部，綿延百餘公里的綠色山脊，通過多樣化的生態長廊，把自然保護地、森林公園、郊野公園、湖泊水庫等串聯起來。「一帶」是以深圳河為主脈，從東到西連接大亞灣、大鵬灣、深圳灣、前海灣直至珠江口，形成匯聚海灣、半島、濕地、沙灘的濱海生活帶。「十八廊」包括八條山廊、十條水廊，打通兩大山水主脈之外的眾多較小山體和水體，讓市民在漫遊徑上體驗山、水、城變幻的風光。

可以看出，塘朗山是山海連城計劃和「一脊一帶十八廊」的一個重要節點。為此，市政府擬建造塘朗山郊野公園城市看台，坐擁擁海，既可觀賞灣區大城市的摩天樓宇簇群和城市天際線，又能看到山海相依風光和自然保護區的紅樹林濕地，為深圳打造一張「全球標杆城市」新名片。

極目遠眺，飄逸的港珠澳大橋把深圳灣變成了內陸湖。環灣一片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山嶺起伏，有公園綠道，有居民區，有寫字樓，宛若自然和歷史的陳列館，述說着深圳河兩岸的滄桑。前海深港合作區的商務樓宇，香港天水圍的社區建築，連同海灣裏成片的海水養殖漁排，一起湧到眼前。你不由得不得感慨，從當年的逃港潮到今日深港雙城故事，生動的現實告訴我們一個常識：發展是第一要務，萬事以民生為本。

正看得投入，想得出神，一簾煙雨在深圳灣上空形成，由南而北朝我們飄來。眼見香港上空已是烏雲密布，深圳這邊還是麗日朗照。但很快，我們也感受到嘩嘩嘩的兩點落到身上。大家並不忙着避雨，反而有些興奮，聽見有人调侃：這雨是從香港過來的呀，需不需要21天隔離？

同一座山，有不同的上山路徑；同一條路，有不同的季節，乃至不同的心情。這便有了一山多景，一面多面。當其時，滿城風光盡收眼底，若就此下山，也當心滿意足了。然而，塘朗山之妙還不止於此。從塘朗頂往東，是一條長約十六七里的茶香徑，通往梅林山。兩山相連，似一道綠色屏風立於新舊城區之間。兩山銜接處稍呈凹狀，使整個山形如大鵬展翅，氣勢龐然，動感十足。茶香徑以石階為主，修葺得很好，標距柱指



塘朗頂極目閣 作者供圖

示明晰，沿途設有休憩小亭或石台石几。漫山油茶樹，散發出淡淡清香。雨偶爾還下，但每次雨腳都收得很乾淨，煙雨與麗日交替，別有一番風情。山路雖然蜿蜒起伏，但大致平緩，宛如一個移動的觀景台。身處其間，能讓你充分感受深圳這座獨一無二的城市，領略它青山綠水掩映的繁華，只知其美，不覺其累。

行程的最後，是塘朗山與梅林山分界處的一段青石路。天空又下起雨來，青石路面有些打滑，但並沒有影響大家的興致。路旁有殘存的鐵絲網，是當年所謂「二道關」即深圳經濟特區與寶安縣之間長達90多公里邊防線的遺蹟。這條青石路原本就是當年的巡邏道，以攔截私自入關者。起步處有一面水泥斜坡，上面凌亂地畫着幾幅塗鴉作品，行筆稚嫩，色彩斑駁。看旁邊路牌，「塗鴉牆」已作為一個正式地名標出，想必年頭不短了。

一路走着聊着，雨不知不覺停了。碧空新洗，天藍雲白，一片透亮。樹的綠，花的紅，高樓林立，甚至能看出細部的脈絡。到了終點梅林水庫，但見艷陽高照，波平如鏡，青山倒映。大壩上鐫刻着古今詩詞楹聯，其中有一首清代才子袁枚的詩，倒是與此情此景頗為吻合：

江到興安水最清 青山處處水中生
 分明看見青山頂 船在青山頂上行

看着煜煜生輝的梅林水庫，我又想到塘朗山這個名字。「塘」為聚水之地，而水為財。由「蔭」而來的「朗」，意為月色明亮，常用來形容光線充足，如天氣清朗、豁然開朗，又形容聲音大，如朗讀、朗誦。如果依「朗」的本義，把塘朗山視為深圳的象徵，觀其臨水積壘、拔地凌空之勢，是否預示着走過40年不平凡歲月的經濟特區，如今又迎來粵港澳大灣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新定位，三區疊加驅動，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光線更足，聲音更大！

字裏行間

黃仲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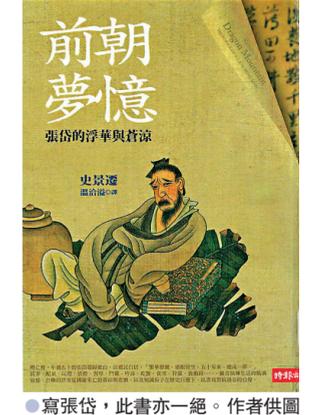
史景遷「復活」了張岱

史景遷的歷史論著，故事迷人，文采斐然。他這種講述歷史的方法，在西方學界引起很大的爭議，有說他是「野路子」。所謂「野路子」，即是「非正統」。對這一點，史景遷也直認不諱。他說：「我覺得自己的研究不是完全正統的。但我不是寫小說，我所有的材料都是有來歷的。我還是要講述一個歷史故事。」

錢鍾書當年訪問耶魯時，曾私下戲稱史景遷為「失敗的小說家」，換言之，錢鍾書不承認史景遷是「正統的史學家」，但也不是一個「成功的小說家」。即是，史景遷什麼「家」都不是了？這是錢鍾書的戲謔本色。余英時評史景遷，卻頗得我心：「史景遷的著作必須劃入《史記》的類別之內，是無可爭議的。」

近讀史景遷的《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又有另一番體會。這部人物傳記，史景遷少了小說筆法，多了描述。整部書的結構，仍然可觀。

史景遷為什麼要寫張岱呢？他說，為了思考朝代之更迭，「我需要新的着力點，但遍尋不得。直到接觸到張岱的《陶庵夢憶》，我明白我已找到方向，能幫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與美



寫張岱，此書亦一絕。作者供圖

學。」第一章〈人生之樂樂無窮〉所援引的資料，多是來自《陶庵夢憶》這部經典著作。

「夢憶」，夢的是明朝。朝代的更迭，張岱的人生，也揭開了新頁。前文說，史景遷的筆法，少了小說，多了描述，且以第一章的開首為證：

「張岱居處前有廣場，入夜月出，燈籠亮起，令他深覺住在此處真『無虛日』，『便寓、便交際、便淫冶』。身處如是繁華世界，實在不值得把花費掛在心上。張岱飽覽美景，縱情弦歌，畫船往來如織，周折於南京城內，簫鼓之音悠揚遠傳。露台精雕細琢，若是浴罷坐於竹簾紗幔之後，身上散發出茉莉香氣，盪溢夏日風中；但見嫵媚歌伎，執團扇、着輕紗，鬢髮緩傾。燈籠初燃，蜿蜒連綿於河道之上，朦朧如聯珠，『士女憑欄轟笑，聲光波亂，耳目不能自主。』一直要到夜深，火滅燈殘，才『星星自散。』

他這種寫法，按他的註釋，來自《劍橋中國史》、《明人傳記辭典》、《明史研究》期刊、卜正民《縱樂的困惑》、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柯律格《長物誌：早期中國的物質文化和社會狀況》。無論小說、散文筆法，史景遷都有堅實的史料稽證。

張岱的喜愛和癖好，史景遷除了得自《陶庵夢憶》外，還有豐富的文獻來支撐。如《門難》段，他叫人看：高德耀《門難與中國文化》頁一八八；訓練門難，見高德耀，頁十六、九十九；重要特質，前揭書，頁一一八；金屬刺激物和芥末，頁一一九；賭博，頁一一八；鬥三回合，鬥至死，頁一一九，王勃的檄文，頁五十八、頁一七四。

史景遷的註釋，另有格調。他閱讀之廣，鮮有同行人所及。他把沉悶的史料，以文學筆法寫來，引人入勝。他是深諳中國文史不分家的傳統、特質。

書寫張岱的史學專書，史景遷亦一絕。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悼李小龍：截拳道之「道」；道法自然，道可道，非常道



「小龍，你創建嘅「截拳道」好大嘅發展空間，但係千祈唔好自滿，「天外有天」呀！」

「老子先生，你係話「天」大「地」大不及「道」大嘅，咁咩應該係「天外有道」囉？」

「小龍，唔使唔開心。「道法自然」，「道可道，非常道」；「截拳道」個「道」基本上已去到「道家」嘅境界，佢地係未夠班明啫！」

「老子先生，咁一聽到「截拳道」有個「道」字，就話我唔啱開宗立派。其實我嘅「截拳道」係一種依循自然、無可「不包」嘅武學理念；咁話我，真係好唔開心囉！」

「道法自然，道可道，非常道」

《粵語講呢啲》

悼李小龍：截拳道之「道」；道法自然，道可道，非常道

「道」一般有兩個層次。較淺的指方法、技巧、方式、形式，在武術上可指招式、套路；較深的指道理、概念、理念、思想。

按李小龍所言，「截拳道」不是什麼功夫門派或武術流派，而是一個以「無形之形」為基礎的武道，所以他不認為自己是「開宗立派」。然而，世上除中國，出名的武術流派，均以「道」命名，如：空手道，柔道，跆拳道，合氣道等，所以只要名稱中有個「道」字，人們基本上聯想到這是一個武術流派，根本沒理會此「道」不同彼「道」。就此誤解，李小龍一直耿耿於懷。

自文明開啟後，人類不斷對「宇宙」包含「人」、「地」、「天」的本源作出探究，奈何已有認知都沒能找到「圓滿」答案。然而生於三千多年前的道家始祖老子已勾勒出「世界觀」的一個輪廓。老子在《道德經》中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一種東西混然而成，在天地還沒形成以前就已經存在。）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既無聲也無形；獨立存在而永恆不變；不斷運行而永不衰竭；可以作為萬物的本源。）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我不知道它的名字，那麼就暫且把它叫做「道」，再勉強點就給它起個名字叫做「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依循地的規律性，地依循天的規律性，天依循道的規律性，而道乃自然而成。）

從上文可看出以下幾點。其一、老子所指的「道」不存在於人身處的空間，是故「莫能明」也「無從知」。其二、此「道」與人所認知的「道」只是在名稱上一致。其三、此「道」是萬物的本源，「人」、「地」、「天」全在其之下，所以人可想像的皆源於「道」。其四、此「道」在於「道法自然」——萬物均順應「自然而然」的規律。「截拳道」正正是依循「自然性」和「無可「不包」，所以可說「截拳道」之「道」與老子之「道」在層次上是接近的。

老子深明無論他如何努力向人們推銷他的「道」，大部分人多不明所以，所以他就在《道德經》劈頭第一節的第一句就說：

道可道，非常道。

「道」如「可」以「道」說，並「非」那「常」的「道」。

「常」指「永恒」。看來，「截拳道」之「道」已達「道家」的境界，可稱之為「非常道」——非凡之道，而這亦間接否定了人們對李小龍「開宗立派」的「指控」。

要對「截拳道」之「道」有概括性的理解，讀者可看看筆者以下中英對照的一段文字：

截拳道是什麼道？

截拳道不是這種道，也不是那種道！

要知哪種道？

老子是這樣道：

道可道，非常道。

知的不是道；明的不是道。

有的不是道；無的才是道。

不知道道！

就不要道道！

截拳道乃非常道！

What kind of Do is Jeet Kune Do?

Jeet Kune Do is not this kind of Do, and not that kind of Do!

Want to know that kind of Do?

Lao Tzu said like this:

"Tao" that can be told is not the eternal "Tao".

Knowing it is not "Tao", understanding it is not "Tao".

Existing is not "Tao"; Non-existing is "Tao".

Not knowing "Tao", no talk about "Tao"!

Jeet Kune Do is not an usual Do!

常人對「截拳道」的創建理念有所誤解只是他們未到那個層次去理解；小龍，你可釋懷了。

豆棚閒話

青 絲

閱讀和遺忘

平時從不同的場合，常看到有人抱怨看書怎麼也記不住，一放下書，就不記得具體的情節了，也就是「看了個寂寞」。但也有些人，卻有着過目不忘的本領，腦子就像一個分類有序的圖書館，能隨時調取各種看過的資訊知識。於是就有入墮自我懷疑，是不是閱讀也講究資質和天賦？

有一個博聞強記的故事最為人們津津樂道：錢鍾書在書店與一個學生偶遇，聲稱書架上的每一本書他都讀過。學生不信，專挑那些生僻冷門的書來考老師。錢鍾書對答如流，哪一本書是哪個朝代何人所作，書裏說的是什麼內容，絕無舛錯。看過這一掌故的人，無不嘆服。其實，錢鍾書具有如此驚人的知識記憶，是勤於閱讀且又得法的結果。

德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有一個「遺忘曲線」理論：人在學習後24小時內，記憶會出現急劇升降起伏，剛開始遺忘速度很快，其後逐漸放緩下來。換句話

來 鴻

說，閱讀的人很難繞過這一規律，想要提升自我記憶能力，就必須及時回顧和重溫學習過的內容。即使像錢鍾書這樣的大家，也必定是經過多次閱讀，加深記憶並咀嚼消化吸收，才能做到腦子裏的信息存放如此牢靠，而非像旁人想像的那樣一覽成誦、過目不忘。

當今網絡時代，每天各種信息如潮水般湧來，人們有時候還沒意識到，腦子的內存空間就已經滿負荷了。有統計數字，2009年，美國人平均每天從不同場合要看到10萬個字，但大多數只是被動瀏覽，人們並不是真的在閱讀這些文字。這一現象，也加大了文字與人的記憶、思想、情感產生融合反應的難度。

因為人的大腦在信息源源不斷流入、被過分填充的狀態下，會呈現出局限性，除非過後又再次閱讀增強記憶，不然大部分信息就像流水一樣，最終消失無痕。即使勉強記下來的一些內容，也經常是處於潛伏狀態下，無法隨時取

聽雨

俞 慧 軍

纏綿的秋雨伴我讀書，讓我安謐的心靈沐浴秋雨的洗禮。靜坐書齋一隅，從晨曦初露到夜闌人靜，泛舟書海。淅淅秋雨，巴金、馬斯洛，讀雪萊和尼采；仰慕大師人格的魅力，細品大師之作的意蘊，遙望窗外秋雨飄飄的蒼穹，遨遊於大師深邃的思想之海，聆聽長天秋雨與書海之音匯成的一首首曼妙的交響。

撐傘漫步於午後的雨中街市，抬頭仰望秋雨淺唱的蒼穹，目力所及，視野便又觸摸漫天陰霾之下被秋雨淋濕的那片片花瓣。在秋雨中與摩肩接踵的遊人一起欣賞這盛世太平之景。

徒步走進「圓夢書屋」，便與書屋結下了「假日之緣」。琳琅滿目的各類讀物擺放得井然有序，大人們便停留在各自心儀的書櫃前，而孩子們則有他們喜愛的讀物。忽而從書屋的左側傳來一個孩子的讀書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是一個小手緊牽着母親的男孩子，「孩子今年8歲，在南苑小學讀書。」此時孩子的母親正與一位同鄉在輕聲說話。書屋很靜，任何一點兒的聲音都會傳入讀者的耳中；孩子很有靈氣，剛剛讀完李白的《靜夜思》，又吟吟杜甫的《茅屋為

秋風所破歌》。書店的服務員輕步走到孩子身旁，以友善的目光制止着孩子的喧嘩。母親頓頓怪着孩子的頑皮。秋雨好像比剛進書屋時大了些許，書屋裏充斥着潮濕的書香；孩子穿着短袖衣，此刻依偎在母親的身旁出奇地安靜。走出書屋已是暮色蒼茫時分，秋夜的港城在霓虹彩燈的輝映之中盡顯華麗姿姿，而秋雨絲毫沒有停歇的意思。

秋雨變得細密，綠樹成了黑色，天空灰暗起來，小巷的秋花在華燈與秋雨的折射中泛出黯淡的光澤；偶爾從夜幕中飛過的鳥兒似連聲音也變得嘶啞。離家近在咫尺的地方，一群躲在社區廣場簷廊上的人們在等待秋雨的停歇，願盼雨霽氣爽的寧靜之夜的來臨。走進家門，庭院內那株桔樹上流淌着晶瑩的雨珠，彷彿似片片沉重的羽翎，紛紛墜入地面。庭院前那片桂花林也被這冰涼的秋雨摧折得體無完膚，才幾天，桂樹的花兒就沒了蹤影，剩下了一個空空的秋。

此刻，我的眼前便浮現出那個微寒的秋，與幾位學友相約來到寒山寺外的楓橋邊。也是這樣一個秋雨綿綿的周日，正在悠繚之中的寒山寺正門前

有兩位石匠在雕鑿一塊碑刻，錘起錘落，「叮叮噹噹」的聲音彷彿敲擊着我的心扉；兩位雨水淋漓的石匠全然不顧塵埃的秋雨，一個勁兒幹着手中的活兒……漸漸的秋雨下個不停，突如其來的秋雨，讓工匠們措手不及，儘管出門的行囊那麼重，但足以禦寒的衣物卻沒有幾件。曾經去過工匠們的住處，看着空空的行囊和床鋪，就像那年我扶貧跋涉在雪域高原，在荒無人煙的雪原踽踽而行，那裏沒有帳篷和暖房，惟有飄動於雪域的經幡和堅定的信念指點征途。

是夜，洋洋灑灑的秋雨從遠處的天際飄落，深秋的夜晚顯得清冷。而我心靈的翼翅卻像遼闊的海洋，情感恰如奔湧的潮汐激盪起藍色的交響；秋雨成了我的知音，屬於靈魂的歌吟，屬於生命的輕唱，那一縷縷雨絲，牽掛着你我。聆聽秋雨，彷彿在聆聽秋雨中每一片搖曳的秋葉，每一枝流淚的花朵，聆聽雨霽後劃過藍天的每一聲蕩人心弦的鴿音。或許那秋雨吟唱之中蘊藏着浪漫而溫馨的故事，或許那秋雨中正走過疲憊的身影，祈禱充滿靈性的秋雨賜給芸芸眾生平安與吉祥。